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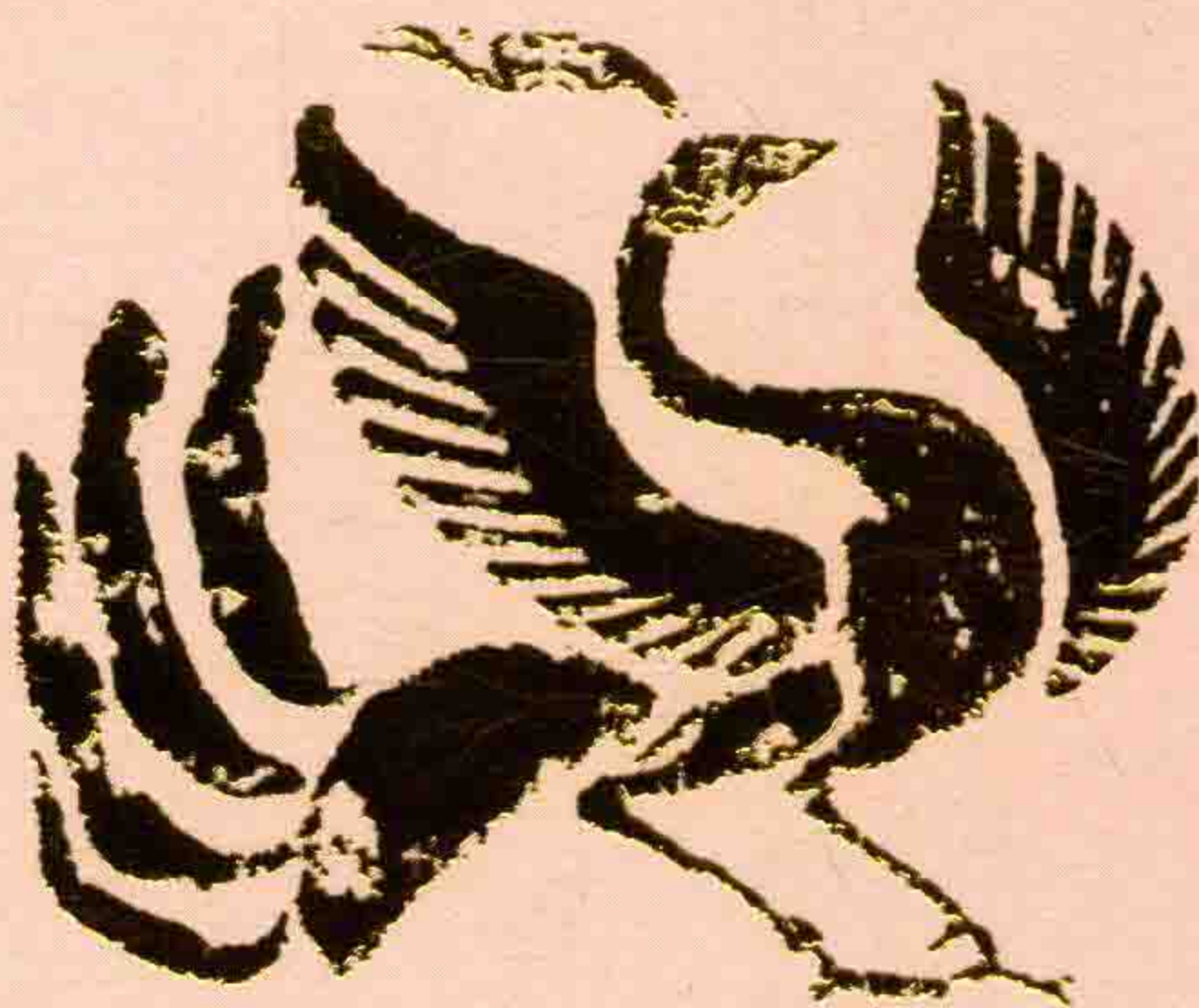
赵朴初题

总主编 陈可冀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

王水香 陈庆元 著

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赵朴初题

• 总主编 陈可冀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

王水香 陈庆元 著

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 / 王水香, 陈庆元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7.5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ISBN 978-7-5132-4121-2

I . ①古… II . ①王… ②陈… III . ①中国医药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 ① R2 ②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328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 字数 371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4121-2

定价 5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副主编

李良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林 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致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李良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李金田（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

宋天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张介眉（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

张铁忠（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林 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耿引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耿刘同（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高春媛（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陶广正（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戴恩来（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

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

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 4 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 15 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

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

2017 年 3 月 6 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涉及中医药的古典文学作品	002
第二节	中医学与古典文学的相互影响	013
第二章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古典文学与中医学	025
第一节	关心现实人生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共同精神传统	026
第二节	形象思维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共同思维方式	030
第三节	“文以气为主”与中医学“气”的理论	035
第三章	诗词曲赋与中医药	043
第一节	“栏药吐红尖，虚坐诗情远”	
	——种药诗、采药诗的情趣	044
第二节	“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	
	——古代的咏药诗赋	062

第三节	“何事沉疴久，含毫问药王” ——有关疾病和医疗的诗歌	087
第四节	“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 ——借疾病医药以抒情的诗赋	108
第五节	“自有延年术，心闲岁月长” ——养生诗的启示	122
第六节	“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 ——以俗为雅的药名诗词曲	138
第四章	笔记、散文与中医药	159
第一节	一座蕴藏丰富的中医药资料宝库	160
第二节	塑像树碑 褒奖良医	169
第三节	嬉笑怒骂 针砭庸医	182
第四节	以医药取譬的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	190
第五节	独具情趣的药名散文	204
第五章	戏曲、小说、神话与中医药	211
第一节	活生生的世俗医生形象	212
第二节	小说中的异案良方	222
第三节	与医药相关的社会心理习俗	233
第四节	《红楼梦》的中医药知识	237
第五节	草木有情——药名戏曲《草木传》	248
第六节	上古神话《山海经》中的医药知识	254
第六章	文学化的中医学著述	281
第一节	文学意味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	282
第二节	韵文形式的中医著作——中医药歌赋	323

第三节	叙事性的中医医案	332
第四节	《本草纲目》的文学色彩	340
第七章	古代文学家与医学家	353
第一节	古代文学家的医学著述和医药实践	354
第二节	古代文学家的养生观与养生之道	364
第三节	古代文学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380
第四节	古代医学家的文学成就	386
第五节	古代文学家与医学家的交往	394
后 记		400
主要参考文献		401

第一章 绪论

1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古代社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古典文学和中医学这两朵奇葩尤为艳丽，引人注目。

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所占比重最大、流传最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作品。《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这一座座丰碑，展示了中华民族杰出的文学创作才能；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曹雪芹，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有谁不会吟诵几首古典诗词，有谁不能说出一串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另一项伟大的创造。在古代的自然科学技术中，中医学一枝独秀，成就最高。中医不仅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同时拥有比较完善的诊疗技术和丰富的方药，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这些名医，也是妇孺皆知，深受人们尊崇的历史人物。

古典文学和中医学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相互影响，两者的实践主体文学家与医学家也相互渗透，由此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想探讨一下这些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节 涉及中医药的古典文学作品

涉及中医药的古典文学作品，是指那些创作内容或形式涉及中医药知识

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简称之为“涉医文学”。它既包括以中医药为题材或内容中包含中医药知识的作品，还包括用中医药名词术语为语汇创作的药名诗文等。

古典文学涉医的起源很早，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就已有不少篇章涉及中医药。此后涉医文学创作不断发展，历久不衰，不仅一般作家从事涉医文学的创作，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陆游、蒲松龄、曹雪芹等，也都曾将他们的笔触伸向这一领域。诗词、散文、笔记、小说、戏曲，几乎古典文学的各类体裁都有一批涉及中医药的作品；反过来，中医学的各类知识包括医理、临床疾病诊疗、方药，乃至针灸、养生、医史人物事件等，也都在古典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如果根据性质来划分，古代的涉医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专以中医药为题材的作品。它们把中医药知识或与医药有关的人物事件作为创作的对象，或是记述疾病医疗的情况，或是表现方药养生的功效，或是描写医林人物的生平事迹。从体裁上看，这类作品以诗赋、散文、笔记和传记居多。

第二类是在描写中涉及一些中医药内容的作品。中医药知识作为情节或细节进入这类作品，构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类作品主要是一些叙事性的戏曲、小说。

第三类是借助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等。这类作品中的医药内容，是文学家思想情感的载体、取喻设论的对象。

第四类是以中医药专业名词术语为语汇创作的药名诗文、穴名诗等。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在涉医文学中独具特色。在前三类作品中，中医药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唯有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涉及中医药，它典型地反映出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渗透和影响。

涉医文学是古典文学与中医学交融的产物。它不仅是我国的一份宝贵文学遗产，也是一份珍贵的医学遗产。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涉医作品，既有医学

认识价值，又能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受，让人们在欣赏之余，同时获得医药学知识。当然，不同的作品，它们的医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各不相同。有的文笔生动优美，艺术性较高，但所包含的医药知识不多；有的则侧重于医药描写，艺术性稍差一些。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四类作品的价值是大不一样的。

以中医药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作者的立意或是为中医药知识写照传真，或是为弘扬医药之道，虚构的成分和夸张的色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因此这类作品中所写的医药一般较有科学性，从中可以挖掘整理出许多有价值的医药资料，值得中医学界重视。尤其是历代笔记、医家传记中，更蕴藏十分丰富的医药资料。

故事情节或细节涉及中医药的戏曲和小说，其中的医药内容与作品中的其他内容一样，也是虚构的。但文学的虚构并非子虚乌有的编造，而是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戏曲、小说中的医家形象，虽不是真人真事，却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依据；戏曲、小说中的医方医案描写，也多来源于人们的医学实践，符合医理。这些内容对于人们认识中医学的面貌及其精神实质，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第一类作品。例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描绘的医家，就很有典型的意义。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医生在封建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弥补阅读医家传记的不足。

第三类作品，即那些借助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则情况比较复杂，其医药内容的科学性和价值很难一概而论。一般说来，以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和抒情对象的抒情诗，其医学价值比较小，有些则几乎没有什么医学价值；而以中医药为说理工具的说理散文、寓言故事，作者的用意虽在说明事理，但文中对医药的描写往往比较多，有的还相当真实详尽，对人们求医问药、诊疾治病有一定的认识启发作用。

至于药名诗文和穴名诗，虽然也涉及中医药，但只是将它作为创作的表现形式，因此这类作品几乎没有医学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涉医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难以胜计。考察一下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文学反映中医药，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作品的医药内容和表现手法，也由早期比较单一，逐渐变得丰富多彩。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首。在这部早期的诗集中，就已经有不少篇章涉及中医药特别是药用植物。有人做过统计，《诗经》全书提到的各类病名有十五种，涉及的药用植物多达二百多种。在《诗经》里，医药主要是作为比兴的形象进入诗歌的。例如下面这首《唐风·椒聊》，就用了药用植物“椒”来作比：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

彼其之子，硕大且笃。

椒聊且，远条且。

诗中写到的“椒”即花椒，又称山椒，中医以其果皮入药，有温中止痛、燥湿杀虫之功。由于花椒结籽很多（所谓“聊”，即草木结籽或果实成串的意思），诗人在这首诗中用它来比喻妇人多子；又因为花椒有芳香之气，诗中又用它来比喻妇人之美。

以药用植物起兴，在《诗经》中更为常见，下面是诗歌《王风·中谷有蓷》中的第一节：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

有女仳离，嘒其叹矣。

嘒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这是一首弃妇诗，全诗共三节，写一位妇女无故被丈夫抛弃，满腔悲愤而无处申诉。诗歌每一节开头两句都用中药“蓷”（即“益母草”）来起

兴：弃妇看到山谷中生长的益母草，无奈地被水浸湿又晒干，晒干了又泡湿，由此联想到自己流离失所（“伉离”）的悲惨遭遇，引发了无尽的伤心和慨叹。

类似这样以药用植物比兴的例子，在《诗经》里比比皆是。《诗经》的大部分诗篇是民歌，它们的创作者也就是劳动者。这些民间诗人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写诗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以药用植物来作比起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还是中草药的采集和应用者，同为民歌的《周南·芣苢》描绘采药劳动的生动场景，显然系采药者所创作，可以证明早期的民歌作者中确有中草药的采集者，他们写诗时以药用植物作比起兴，更是十分自然的。

继《诗经》之后产生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另一部著名的诗集。与以北方民歌为主体的《诗经》不同，《楚辞》生发于南方的楚国。楚国地处南方沅湘流域，那里不仅山青水碧、景物秀丽，同时还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古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由秀美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悠久而带有蛮野风味的文化共同催发出来的《楚辞》，其艺术形象明丽生动，想象丰富奇幻，语言瑰丽多彩，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为伟大诗人屈原所作，其代表作是被后人誉为“逸响千古”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与《诗经》一样，《楚辞》也大量采用了药用植物入诗比兴。但是《楚辞》运用比兴，有它自己的特点。王逸《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段话说明《楚辞》比兴的形象比《诗经》更丰富，同时也说明《楚辞》中的禽鸟草木不再只是简单的比喻，还带有象征的作用，例如《离骚》的这一段描写：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诗人用兰花蕙草的高洁与芬芳，来象征自己高尚纯洁的品格。与此相反，他把无耻小人比拟为萧艾之类的臭草恶木：